

卷一百二十二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 兼翰林院編修 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 袁一革

武進左 杰校正

君

漢高祖

彭越 陳豨

陳豨

黥布 吳芮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明唐順之輯卷一百二十二

史史鈔 史部史鈔 3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史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澤之披夢與神淵 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龍於上巳而有如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書名撰者 卷內容分類 索書號 編號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史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陸漢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圖書

0 1 2 3 4 5 6 7 8 9 2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十二

儒之二

宋呂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憲安國從子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既而學易於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潰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憲喟然歎曰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日揖諸生歸故山力



史記卷之百三十一 呂氏傳
賈藥以奉其親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從游日
衆晚年召爲秘書正字抗疏言金人勢必敗盟疏入
卽求去詔改秩與祠歸朱熹師事最久世號藉溪先
生祖謙旣師憲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蔭補入
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教丁內艱
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兼國史院
編修官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求
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
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
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以爲異李壽薦重

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
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
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
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
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
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
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
臺諫以救正焉有待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
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
人關鬲脉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

勞操制苟玩而不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為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為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虚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

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

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末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蓋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尋主管冲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諡曰成

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藉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旣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閩範官箴辯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史說曰史有二體編年與紀傳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終始編年不如紀傳要之二者皆不可廢論看通鑑之法昔陳瑩中嘗謂通鑑如藥山隨取隨得然雖

有是藥山又須會採若不能採則不過博聞強記已壺丘子問於列子曰子好遊乎列子曰人之所遊觀其所見我之所遊觀其所愛此可取以爲看史之法大抵看史見治則以爲治見亂則以爲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何取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智識亦可以高方爲有益又曰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暴虐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其偏勝及流弊處皆當考復須識一君之統體如文帝之寬宣帝之

嚴之類統體蓋爲大綱如一代統體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爲寬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兩事稍寬不害其爲嚴讀史自以意會之可也至於戰國三分之時既有天下之統體復有一國之統體觀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識一代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國之統體二者常相關也既識統體須看機括國之所以盛衰專之所以成敗人之所以邪正於幾微萌芽察其所以然是謂機括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爲是非又不可輕立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會積累經歷諳練然後時勢事情漸

可識別朱熹曰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却不甚理會嘗有人問他忠恕楊氏侯氏之說孰是他却說公如何恁地不會看文字這个都好看來他要說爲人謀而不盡心爲忠傷人害物爲恕恁地時方說不是又曰永嘉之學理會制度偏攷究其小小者惟君舉爲有所長若正則則渙然無紀同父則談論古今說王說霸伯恭則兼君舉同父之所長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閑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法朱熹贊曰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
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
貌狀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
來隨之而莫覩其躡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
者於此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讀而已朱熹因
說祖謙所批文曰文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
此某因說陸教授謂伯恭有箇文字腔子纔作文字
時便將來做箇腔子故文字氣脉不長曰他便是高
眼見得破

宋呂祖儉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
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為違年祖儉
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為限自祖
儉始終更赴銓丞相周必大語尚書尤袤招之祖儉
已調衢州法曹而後往見以薦召除藉田令寧宗卽
位除太府丞時韓侂胄寢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
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亦不得無過然未至如言者
所云侂胄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邪會祭酒李祥博
士楊簡皆上書訟汝愚沐皆劾罷之祖儉乃上封事

疏既上東擔待罪有旨呂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
中書舍人鄧駟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筆祖儉意在
無君罪當誅竄逐已爲寬恩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
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
之前日大府寺丞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今
投之嶺外萬一卽死聖朝有殺言者之名臣竊爲陛
下惜之上問祖儉所言何事然後知前日之行不出
上意佞胄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矣衆
莫敢出口有謂佞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人
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曷若少徙內地

佞胄亦悟祖儉至廬陵將趨嶺得旨改送吉州遇赦
量移高安三年卒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熹以官
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
羣小之爲不能一言以報効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
羣小而蹈禍機其愧歎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聞
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
又何以多言爲哉在謫所讀書窮理賣藥以自給每
出必草履徒步爲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
失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
私心也所爲文有大愚集



宋陳亮



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
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攷古人
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
奇之曰他日國士也請爲上客及葵爲執政朝士白
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授以
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知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
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斲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
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人不報已而退
修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亮嘗

園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
至是當淳熙五年孝宗卽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
詣闕上書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天命所鍾也人心
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
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
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
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
可久係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
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去不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
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

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
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
安坐而久係也春秋之末小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
小邦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
國之無人矣此今世儒者目之所未講也今金源之植
根旣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
以一朝而大舉無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
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
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
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



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我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

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黠兵聚糧文移往反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為速和以情其心乎臣請為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為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

一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
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
弱臣彊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
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
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
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筦庫
徵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常宿重
兵以為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
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
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



一事自專也士以尺步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
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蚤夜憂勤於其上
以義理廉耻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
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
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
儼然為南北兩京而頭目手足渾然無別微澶淵一
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想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
增幣之事富弼以為朝廷之大耻而終身不敢自論
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
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

之初其勢固以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
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
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奇偉傑皆
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庶層諸臣亦嘗
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群臣爭進其說
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
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賸削之
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
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
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

契丹平視中國之耻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
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藉天下
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疆也括郡縣之利
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楮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
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
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至使
內臣經畫而豪傑耻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
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北征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
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
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

財大闕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况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耻事讐節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讐不免藉天下之兵以爲彊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藉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罷興

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涖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逖責人才日以闕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况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旣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

以爲重及我宋受命倣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
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
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
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
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於其中其風俗
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
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
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
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
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

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
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
其間矣陛下據錢唐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
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
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
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
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又
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
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
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

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襄常雄於東南而江東往往倚以爲疆梁竟以此代齊及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况至于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一而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吳會西

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機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而以江淮之師爲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熟焉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

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于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卽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北向復讐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

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攷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彊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彊不知何者謂之富彊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讐

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
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
籠絡小孺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
忘其賤而獻其愚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勝朝堂以
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
莫知所爲惟曾覲知之將見亮亮耻之踰垣而逃覲
以其不詣已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
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
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帝欲官之亮
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

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
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
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慙之
卽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誣服爲不軌
事聞孝宗知爲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
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劓其牘于地亮遂
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
其家疑事由亮聞于官笞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
又囚亮父于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
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

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抄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晬而益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肯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是時熹與亮往復論王伯之辨葉適曰同甫旣修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三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



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以奪也呂祖謙講學金華亮間往視之極論至夜分祖謙嘆曰未可以世爲不能用虎帥以聽誰敢犯子亮亦頗愾意焉高宗崩金遣使來弔簡慢而光宗由潛邸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君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

而命東宮為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
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
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
命廣平王之故事也高宗與金有父兄之讎生不能
以報之死則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諸
讎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
人僅以一使如臨一邦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
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陛
下倘以大義為當正撫軍之言為可行則當先經理
建業而後使臨之縱今歲未為北舉之謀而為經理

建康之計以振動天下而與金絕陛下之初志亦庶
幾於少伸矣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
動天下大略欲激孝宗恢復而是時孝宗將內禪不
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為狂恠先是鄉人會晏末胡椒
特置亮羹藏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
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會民呂興歐呂天濟且
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
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
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罪
而殺士上于天和下傷國脉矣力言於光宗遂得免

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政刑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元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為亮則大喜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知皆喜故賜第告詞曰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

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年五十五亮之既第而歸也弟克迎拜于境相對感泣亮曰使吾他日而貴澤首逮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見先人于地下足矣聞者悲傷其意然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為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後吏部侍郎葉適請于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更與一子官

羅氏曰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

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余觀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征三年赤舄几几屨屨讒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萊夷墮三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尅核能聚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開隣罵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捍鬪善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

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節弭大變撐拄輿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陳亮跋朱晦庵送寫照郭秀才序後曰往時廣漢張敬夫東萊呂伯恭於天下之義理自謂極其精微而世亦以是推之雖前一輩亦心知其莫能先也余猶及見二人者聽其講論亦稍詳其精深而徐若於物情無所不致其盡而世所謂陰陽卜筮書畫伎術及凡世間可動心娛目之事皆斥去弗顧若將浼我者

晚得從新安朱元晦游見其論古聖賢之用心平易
簡直欲盡擺後世講師相授流俗相傳既已入於人
心而未易解之說以徑趨聖賢心地而發揮其妙以
與一世人共之其不得見於世則聖賢之命脉猶在
而人心終有時而開明也其於經文稍不平易簡直
則置而不論以爲是非聖賢之本旨若欲刊而去之
者余爲之感慨於天地之大義而抱大不滿於秦漢
以來諸君子思欲解其沈痼以從新安之志而未能
然而於陰陽卜筮書畫四伎術凡世所有而未易去
者皆存而信之乃與張口異其於郭叔瞻之能尤愛
而喜之不厭豈悅物而不留於物者固若此乎抑世
所謂畫師之能皆未如此窺叔瞻之心地而不可棄乎
故余於叔瞻無舊故而爲諸公道其所長不容已亦
因以見秦漢以來諸君子猶煩新安之刮剔而後聖
賢之事可得而盡白也叔瞻力求余跋因叙其本末
如此試以呈似新安云





宋陳傅良

陳傅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
出其說爲文章自成一家人爭傳誦從者雲合由是
其文擅當世當時永嘉鄭伯熊景望薛季宣士龍皆
以學行聞而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傅良
皆師事之而得季宣之學爲多及入太學與廣漢張
栻東萊呂祖謙友善祖謙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
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爲多自是四方受業者愈
衆登進士甲科教授泰州歷知桂陽軍光宗立稍遷
提舉湖南常平茶鹽轉運判官湖湘民無後以異姓嗣者



官利其貲輒沒入之傳良曰絕人嗣非政也復之幾
二千家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而歸鬚鬢
無黑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傳良為學自三
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於太
祖開創本原尤為潛心及是因輸對言曰太祖皇帝
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
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
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他
雜斂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別項封椿
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



於紹興皆迄今為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
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權貨務秋苗斗斛十八
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
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賦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
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
豈不甚可畏哉陛下宜以救民窮為已任推行太祖
未泯之澤以為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
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
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
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

民其道無繇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為一體內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遷秘書少監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初光宗之妃黃氏有寵李皇后妬而殺之光宗既聞之而復因郊祀大風雨遂震懼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時於是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即其人即有姦愞乘時為利則內外之情不接威福



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禍且不測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於大學諸生皆力諫不聽而方召內侍陳源為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宮者時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帝回傅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于庭后益怒傅良下殿徑行詔

改秘閣修撰不受寧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讀
直學士院同實錄院修撰會詔未熹與在外官觀傳
良言熹難進易退內批之下舉竊驚愕臣不敢書行
熹於是進寶文閣待制與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傳
良言不顧行出提舉興國官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
嘉泰二年復官起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進寶謨
閣待制終于家年六十七謚文節傳良著述有詩解
詁周禮說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行于世傳良爲學精
於古人制度年經月緯晝檢夜索詢世譜編史牘蒐
斷簡採異聞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止千載之上

珠貫而絲組之若目見而身折旋其間呂祖謙以爲
其長不獨在文字也傳良實寃治體故常本原祖
宗德意欲減重征捐末利還之於民間銷兵薄刑期
於富厚而稍修取士法養其理義廉恥爲人材地以
待上用其於君德內治則欲內朝外庭爲人主一體
羣臣庶民並詢迭諫而無壅塞不通之情凡成周所
以爲盛皆可以行於今世



上海圖書館藏

三

所藏書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宋葉適

葉適字正則溫州永嘉人爲文藻思英發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授平江節度推官少保史浩薦于朝召之不至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士多從之游參知政事龔茂良復薦之召爲太學正遷博士因輪對奏曰人臣之義當爲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爲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爲難自爲不可耳於是力屈氣索甘爲退伏者於此二十六年積今之所謂

難者陰沮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爲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旣然士大夫之論亦然爲奇謀秘畫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往遷都深沉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

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

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爲不可豈非今之實患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爲耳讀未竟帝蹙額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誰克任此惟與卿言之及再讀帝慘然久之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嘗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後皆召用時稱得人會朱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職爲侍郎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劾熹罪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

其欺矣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創為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闕以好學為已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粟為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意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伏望摧折暴橫以扶善類疏入不報光宗嗣

位由秘書郎出知蘄州入為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

以疾不朝重華宮者七月事無鉅細皆廢不行適見上力言父子親愛出於自然浮疑私畏似是而非豈有事實若因是而定省廢於上號令愆於下人情離阻其能久乎既而帝兩詣重華宮都人懽悅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浸異中外洶洶及孝宗不豫羣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

史集卷之八十一 通鑑
侯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預建叅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爲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閑之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閣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爲近臣庸坐視乎蔡許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閣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侂胄太皇太后甥也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侂胄覘其意以告必

勝適得之卽亟白汝愚汝愚請必勝議事遂遣侂胄因張宗尹關禮以內禪議奏太皇太后且請垂簾許之計遂定翌日禪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卽皇帝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臨期取以授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焉遷國子司業汝愚旣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効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爲御史胡紘所劾

降兩官起為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言於
寧宗曰陛下初嗣大寶臣嘗申繹卷阿之義為獻天
啓聖明銷磨黨偏人才庶幾復合然治國以和為體
處事以平為極臣欲人臣忘已體國息心既往圖報
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時
小人在言路者創為偽學之名舉海內知名士貶竄
殆盡其後侂胄亦悔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丘密黃
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綱漸解矣除權兵部侍郎以
父憂去服除召至時有勸侂胄立蓋世功以固位者
侂胄然之將啓兵端適迴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敗

弱而就疆者興陛下中命大臣先慮預算思報積耻

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疆矣竊謂必先審知強弱
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脩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
為疆非有難也今欲改弱以就強為問罪驟興之舉
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
或謂金已衰弱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
能為紹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且所謂實政
者當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為處所牢實自守敵兵
至則阻於堅城彼此策應而後進取之計可言此其
所以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除權工部侍郎侂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一
胄欲籍其草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
院以疾力辭兼職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侂胄
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軍皆敗侂胄懼以丘密爲江
淮宣撫使除適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
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
未暇尋繹乃請于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
一日有二騎舉旗若將渡者淮民倉皇爭斫舟纜覆
溺者衆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惟劫砦
南人所長乃募市井悍少年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
使采石將徐緯統以往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

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
知我軍寡來追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
劫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
始安又遣將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遁去時
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
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米其來如歸兵
退進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
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虛落數十里內依山
水險要爲堡塢使復業以之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
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

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
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終東西三百里南北三
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為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
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二
千人并堡塢內居民通為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
制司於每歲防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為切砦焚糧之
用因言堡塢之成有四利大要謂敵在北岸共長江
之險而我有堡塢以為聲援則敵不敢窺江而士氣
自倍戰艦亦可以策勳和滁真六合等城或有退遁
必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邀其前 尾其後制勝

必矣此所謂用力寡而收功博也三堡塢就流民漸
歸而侂冑適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冑用兵遂奪
職自後奉祠者凡十三年嘉定十六年卒年七十四
謚忠定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方侂冑之欲開
兵端也以適每有大讎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
每奏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第出師之時
適能極力諫止曉以利害禍福則侂冑必不妄為可
免南北生靈之禍議者不能不為之歎息焉



宋真德秀

真德秀字希元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登進士
 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
 為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
 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
 日者行人之遺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
 金人欲得好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
 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謹得無滋
 嫚我乎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為更
 化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

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
有識所為寒心又言侂冑自知不為清議所貸至誠
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
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偽學之論興而
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召
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遷秘書郎入對乞開公道
室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羣
盜方張之銳四年進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
亦可為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
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六年遷起居舍人奏權姦擅

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
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敗
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
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
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
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
皆不容于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
利害羣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
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克金國賀登位使及盱
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于二日臣自揚之楚自楚之

野貽沃壤無際波瀾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為進取資顧田疇不闢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為恃豈如及今大脩墾田之政專為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餼皆為精兵又言邊防要事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燾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為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德秀朝辭奏國耻不可忘鄰盜不可

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以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曰卿力有餘到江東日為朕搏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為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以便宜發廩百姓數千人送至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先是都司薛極每請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振贍太過使人劾德秀所任官吏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乃悟遷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

三者驟增至三十六艘輸租令民自槩聽訟惟揭示
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家爲閭里患痛繩之有訟田
者至焚其券不敢爭十五年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
字勵僚屬以周惇願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
其士民艱食極力振贍之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捐
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尋
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
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
晉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
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變

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
末灼然可考願討論雍熙追討秦邸故事斟酌行之
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上曰朝廷待濟
王亦至也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
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
二帝三王爲師上曰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
咎惟願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上初御清暑
殿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
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在上陛下所居處密邇東朝
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閣之儀浸備以一心而受

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
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
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
吉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方衰
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併定臣下執
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譏令
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墨帶公
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侂冑柄政始以小祥從
吉且帶不以金鞵不以紅佩不以魚鞍轎不以文繡
此於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格德秀屢進鯁言上

皆虛心開納而宰相史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
撼長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暨始駁德秀所主濟王
贈典繼而御史莫澤劾之遂落職御史梁成大又劾
之請加竄殛上曰仲尼不爲已甚乃止旣歸脩讀書
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
往汀寇起德秀薦陳韡有文武才於常平使者史彌
忠言于朝遂起韡討平之紹定五年起知泉州迎者
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
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諸邑
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可爲或咎寬恤大

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申未
 已或勸齋養精神德秀謂郡敝無力惠民僅有政平
 訟理事當勉建炎初置南外宗正司于泉公族僅三
 百人漕司與本州給之而朝廷歲助度牒已而不復
 給而增至二千三百餘人郡坐是愈不可為德秀請
 于朝詔給度牒百道彌遠率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
 知福州聞金滅江湖歸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
 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以為憂上封事曰移江淮
 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
 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



召為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
 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
 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
 之玩有一于茲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
 知制誥已得疾拜叅知政事三乞辭祿上不得已進
 資政殿學士擬舉萬壽觀辭病亟冠帶起坐乞謝事
 猶神爽不亂遣表闕上震悼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
 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
 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
 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

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瀕洞奔擁出關曰
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
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端平元年上既親
總庶政赫然獨斷而鄭清之慨然以天下為已任召
真德秀魏了翁崔與之等時號小元祐大者相繼為
宰輔惟與之終始辭不至遺逸如劉宰趙皆見旌
異是時金雖亡而清之挑敵入洛之師大潰兵民死
者數千萬中外大耗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
黷更甚于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
非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

代為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侂冑立
儒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
之德秀出晚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復行之黨
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
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正廟議翰林詞
藁四六獻忠集江東採荒錄清源雜志心星沙集志既
堯上思之不置謚曰文忠



元許衡

元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世為農父通避地河
 南生衡于新鄭縣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
 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
 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肯義久之師謂其父曰兒穎
 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父
 毋強之不能止如是者凡更三師稍長皆學如饑渴
 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
 手抄歸既逃難岨嶠山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
 衡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

嘗暑中過河陽喝其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
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不可也人曰世亂
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
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
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
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
名物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
道爲己任嘗語之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
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
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寔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

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
金石才有餘卽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
遺一毫弗義弗受也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
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
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甲寅世祖出王
秦中以姚樞爲勸農使教民畊植又思所以化秦人
乃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
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
祖南征乃還懷中統元年世祖卽皇帝位召至京師
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

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且竇默日於帝前排
其學術疑衡與之爲表裏乃奏以樞爲太子太師默
爲太子太傅衡爲太子太保陽爲尊用之實不使數
侍上也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
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姑勿論禮師傅於
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
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懷制立殿
下五辭乃免改命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
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
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乃上

疏論立國規模用人立法爲君難教養信法令五事
書奏帝嘉納之衡自見帝多奏陳及退皆削其革故
其言多秘世罕得聞衡多病帝聽五日一至省時賜
尚方名藥美酒以調養之四年乃聽其歸懷五年復
召還奏對亦秘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
成帝臨觀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忠定官制衡歷考
古今分併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凡
省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
爲圖奏上之翌日使集公卿雜議中書院臺行移之
體衡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挺在

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爲谷稟因大言以動衡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可測衡曰吾論國制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衡言是也吾意亦若是未幾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領尚書省六部事因擅權勢傾朝野一時大臣多阿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又有僉樞密院之命衡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邪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由是銜之亟薦衡宜在中書欲因以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免帝命左右

掖衡出衡出及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也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乃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帝久欲開太學會衡請罷益力乃從其請八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爲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爲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

有尚姚燧劉安中等十二人爲伴讀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卽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也命諸老臣議其



去留竇默爲衡理懇請之乃聽衡還以勸善王恂攝學事劉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等三人爲助教以守衡規矩從之國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曆自大定是正後六七十年氣朔加時漸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歷恂以爲歷家知歷數而不知歷理宜得衡領之乃以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爲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不還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

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
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衝
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曆退七十六分以
月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曆三十刻以
綫代管關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
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爲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遲
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定度分定朔而不
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
離朧朧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歷積
存月日法之儘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

永久而無弊其餘正訛完闕蓋非一事十七年曆成
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以疾請還懷太子
爲請於帝以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
宮官來諭衡曰公母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有
時矣其善藥自愛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
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旣撤家
人餽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
木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于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
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
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

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爲世用所去人皆
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
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爲名世者往往有
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丞相
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千百
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獨見
衡曰先生神明也謚文正詔從祀孔子廟廷

元吳澄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高祖璉初居咸口里當華
蓋臨川二山間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
前一夕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隣媪復夢有物蜿蜒
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于人而澄生三歲穎悟日發
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
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澄候母寢燃火復誦習
九歲從羣子弟試鄉校每中前列既長於經傳皆習
通之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中至元十三年
民初附盜賊所在蜂起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乃

著孝經章句校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
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
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
廷命有司卽其家錄上元真初游龍興按察司經歷
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錄其問答凡數千言行省
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奧義歎
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終其身左丞
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既
入廟薦澄有道擢應奉翰林院文字有司敦勸久之
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卽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學

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
先是許文正公衡爲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
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且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
日具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
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皇慶元
年陞司業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
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
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嘗爲學者
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
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

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俾乘驛至京師次真州疾作不果行英宗卽位超遷翰林學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粉黃金爲泥寫浮屠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詔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福也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回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也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

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人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効是無佛法矣若已効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請侯駕還奏之會帝崩而止泰定元年初開經筵首命澄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爲講官在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命集議之澄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攷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爲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

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
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叙次而不攷古乎有
司急於行事竟如舊次云時澄已有去志會修英宗
實錄命總其事居數月實錄成未上卽移病不出中
書左丞許師敬奉旨賜晏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
意宴罷卽出城登舟去中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而
還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
不忍重勞之宜有褒異詔加資善大夫仍以金織文
綺二及鈔五千貫賜之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
融神邁答問疊疊使人渙若水釋弱冠時嘗著說曰



道之夫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
舜以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
分而言之上古則羲黃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
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乎子
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
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
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故出登朝署
退歸于家與郡邑之所經由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
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僑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
下千數百人少暇卽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春

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
叙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
知學之本與爲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子之學校定皇
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及八陣圖
郭璞葬書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
學者稱爲草廬先生天曆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
次子京爲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大
星墜其舍東北澄卒年八十五諡文正長子文終同
知郴州路總管府事京終翰林國史院典籍官澄嘗
著尊德性道問學齊記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

爲人以此德性也然自孟氏以來聖傳不嗣士學靡
宗誰復知有此哉漢唐千餘年間儒者各務所長奮
迅馳騫而不自知其缺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
原本竟昧昧也則亦漢唐之儒而已矣宋初如胡如
孫首明聖經以立師教一時號爲有體有用之學卓
行異林之士多出其門不爲無補於人心世道然稽
其所極度越董韓者無幾是何也於所謂德性未嘗
知所以用其力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
而爲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句談而字議
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

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乎言語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它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俾記誦之徒嗤其陋詞章之徒譏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爲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它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爲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况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

如北溪之陳雙峯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澄也鑽研於文義豪分縷析每猶以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隨此科目之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耳

史記卷一百三十三

三十一



儒之三

周荀卿

周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
 而閎辯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
 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騶龍爽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
 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
 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
 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
 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
 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于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

史記卷一百三十三

三十一

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卿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齊人隆技擊得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矣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亡國之兵也其去貨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帶劔贏三日糧日

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攻造則不易周也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陘隘其使民也酷烈恆之以慶賞蠲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闕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長首而隸五家是最為衆強長久之道然皆干賞蹈利之兵未有安制綦節之理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鎖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招延募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

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制隣敵若夫招延選
募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相為齟齬耳夫
是謂之盜兵君子不由也王曰善請問為將卿曰號
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
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
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
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
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
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
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

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
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
有功如幸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
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
制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
鼓聲而進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不殺老弱
不獵田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奔命者不獲凡誅非
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是亦賊
也故順刃者生係刃者死奔命者貢有誅而無戰不
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

其上也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轅問曰先生論兵常以仁義為本然則又何以兵為哉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漢董仲舒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仲舒對曰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

可歸而有憂色口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具問爾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虜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砮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衍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

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檄未

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問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辜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居所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

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灑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問舉玉杯蕃露清明行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

楊雄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爲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宴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又恠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



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
身哉廼作書往往撫離騷文而反之自嶧山投諸江
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芻離騷作重一篇名曰
廣騷又芻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孝成
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
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甘泉
還奏甘泉賦以風甘泉本因秦離宮既泰奢而武帝
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淇厓芻皇儲胥弩隍
遠則石關封巒枝鵲露寒棠梨師得遊觀屈琦瑰備
非不摩而不雕墻塗而不畫周宣所考般虞所遷夏
卑宮室唐虞採椽三等之制也且其爲已久矣非成
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
廼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黨鬼神
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
車間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
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虛妃以微戒
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
乃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
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
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

網還上河東賦以勸其十二月羽獵雉從以爲昔在
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
郊廟御賓客克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
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
露零其廷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
臻其囿神鵲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
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
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
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
至長楊五柝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



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馭娑漸臺泰液象海
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
其三垂以瞻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侍禁
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
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呂泉臺故聊因校獵
賦以風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
發民入南山西自襄斜東至弘農南毆漢中張羅網
且罟捕熊羆豪豬虎豹狄獾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
長楊射熊館以罔爲周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
之自取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歛雄從至

射熊館還上長楊賦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
 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
 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雄以為
 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閑侈鉅衍
 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
 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諷帝反縹縹
 有凌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
 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
 正於是輟而不復為而大覃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
 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為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



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
 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
 一畫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
 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
 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
 亦有顛頊之歷焉揲之以三策闔之以休咎緝之以
 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
 智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為其泰
 曼漙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攤瑩數文捃圖告十
 一篇皆以解剝玄體離其文章句尚不存焉玄文

多故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太深
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雄見諸子各以其
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卽爲恠迂析辨詭辭以撓世
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
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
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誤
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贊曰雄之自序云初
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
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
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言帝之初又與

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
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
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不侯以耆老久次轉
爲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
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
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
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
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
於內不求於外於時皆忽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
桓譚以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

符命自立卽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
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棻棻四裔辭所連及便
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
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問之曰雄
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
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
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
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
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
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利祿然尚不能明易

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
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
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楊雄書豈
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
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
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
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
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
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
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

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藉具存

隋王通

隋王通字仲淹太原祁人也父隆傳先王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帝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也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姿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然未甚達也隆出爲昌樂令遷猗氏銅川所治著稱秩滿退歸遂不仕四年通始生九年江東平隆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爲而一乎通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

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後之為邦
 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
 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
 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
 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受之十八年隆
 宴居歌伐木而召通通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
 謂也隆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
 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矣然何常之
 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於是育四方之志蓋受書於
 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璜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



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
 精志如此仁壽二年通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
 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
 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畧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
 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
 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知謀之不用
 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
 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
 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
 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

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於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於河汾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弊廬在茅簷土階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讀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允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



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通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通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諡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

在中也請諡曰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十三



所
圖
書